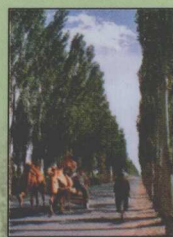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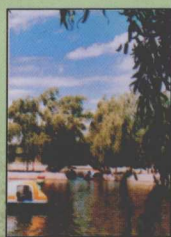


中国河西走廊系列丛书

永恒的绿色丰碑

YONGHENGDELÜSEFENGBEI

潘竟万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中国河西走廊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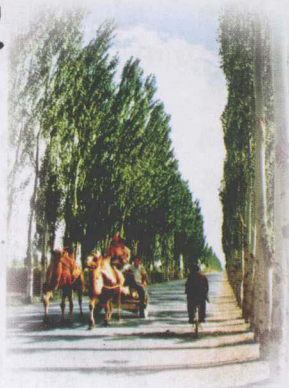


K924.2
71

永恒的绿色丰碑

YONGHENGDELUSEFENG
GIBET

潘竟凡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永恒的绿色丰碑 / 潘竞万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9. 12

(中国河西走廊系列丛书. 第二辑)

ISBN 978-7-80714-973-6

I. ①永… II. ①潘… III ①沙漠治理—成就—张掖市
②防沙—成就—张掖市 IV. ①P942.423.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0677号

中国河西走廊系列丛书 第二辑

永恒的绿色丰碑

潘竞万 著

责任编辑 / 史春燕

封面设计 / 刘小梅

版式设计 / 唐莉莉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邮政编码 / 730030

电 话 / 0931-8454870

网 址 / www.gswenhua.cn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滩尖子438号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 435千

印 张 / 24.25

版 次 / 2010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0年1月第一次

书 号 / ISBN 978-7-80714-973-6

定 价 / 186.00 元 (全四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河西走廊奏交响 (1)
- 走进历史交汇处 (3)
- 艰难探索路漫漫 (12)
- 科学犁铧开新宇 (20)
- 风展红旗美如画 (31)
- 废墟之上铸辉煌 (47)
- 风沙线上新景观 (65)
- 永不消失的丰碑 (80)



河西走廊走交响

千里河西走廊、千里风沙线上，奏响了一支惊天动地的绿色交响曲。

这支绿色交响曲，响彻在古丝绸之路上。为它伴奏的不是叮咚的驼铃声，而是钢铁巨龙的轰鸣和欢快的汽笛声。

这是一支绿色的交响曲，响彻在古长城的身边，仿佛将沉睡许久的千年老人从梦中惊醒，掀翻身上的积沙，精神抖擞地投入新的战斗。

这支绿色交响曲，响彻在黄河岸边，它召唤从天而降的母亲河水，也加入到这场气壮山河的大合唱中，谱写生态文明新篇章。

丝路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是这支绿色交响曲力量的源泉，生态文明是其主旋律。

多元文化在千里风沙线上，以“不到长城飞好汉”的长征精神，续写丝绸之路新辉煌。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这支交响曲，召唤英雄儿女，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召唤饱受风沙之苦的人们，营造一条永不消失的钢铁长城，捍卫美丽富饶的河西绿洲。它召唤人们，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概，在荒漠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多元文化，造就了多姿多彩的永恒长城。

这多姿多彩中，有治沙科技工作者用心血浓墨重彩的一笔。科技魅力，使它的色彩永放光芒。

这多姿多彩，更是千百万人用血汗染成的。人民的力量无穷，永恒丰碑的色彩永不消失。

这多姿多彩，是一支庞大的身着迷你服的绿林军造就的。它们之中，既有久经考验的沙生植物组成的先锋突击队，又有来自国内

外的优秀杂牌军，而具有上亿年历史、三千年神话的胡杨是主要的长寿老牌部队。

它们伴奏的交响震天动地。正是：

千里走廊奏交响，风沙线上起苍黄。

春风笑迎桃花雨，飞天放飞新梦想。



走进历史交汇处

1

千里绿长城，是从哪里崛起的？
是从茫茫的苦海中崛起的；
是从人与风沙的较量中崛起的；
更是从沙乡人民的思想飞跃中崛起的。

追溯历史，迈步沙海，漫长历史遗留的古城遗址、烽火燧墩、唐砖汉瓦、钱币陶片，无不是人退沙进的见证，进而说明绿洲变荒漠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

大自然造就的河西走廊原是一块水草丰美的绿洲，正是这一块风水宝地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从匈奴牧马的铁蹄踏进这里，就埋下了荒漠化的恶种，而汉代大量移民屯耕，戎兵拓疆，又加剧了大自然的恶化。无情的风沙不仅埋没了农民辛勤开垦的良田，而且吞没了繁华的古城，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不得不丢弃他们苦心经营的城池，或狼狈而逃，或另选绿地再造新城……

我们走进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在漫长的风沙线上畅游浏览。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形象而生动地沙逼人退和人进沙退的两种景象。

从千里河西走廊的东端起步，探寻绿洲变荒漠的始末。

当步入今日民勤县的名为西沙窝的地方，登高远望，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景象：远处茫茫沙海中各种形状的沙丘，有的犹如横卧沙场的恶虎，正养精蓄锐，伺机兴风作浪；有的似昂首窥视的饿狼，随时准备向绿洲中的美景猛扑过去；有的却如盘卷假死的毒蛇，伺机而动；而更多的是像在微风中蹿动的蜥蜴，在沙原上尽情玩耍……

这就是呈现在约3000多平方公里的西沙窝的景象。

当目光从远处收回，近瞧眼前的景物：

看，当日的古城遗址，有的残垣断壁，处在沙生植物的绿野红花之中；有的烽火燧台，似乎与沙枣、白杨试比高低；有些被风剑闪弹刺打得遍体鳞伤的古堡，淹没在密密麻麻的乔灌木之中，羞羞答答，遮遮掩掩，难露真面目……

走下台阶，睁大双眼，仔细辨认，仍可以看到汉代沟渠所留的蛛丝马迹。

要不是近年因文物收购带来的经济利益所驱动，而掀起的“考古”热，我们准会在古城遗址中，捡几片汉代的砖头瓦片、碎陶烂罐……

今日趋于干枯的石羊河、其下游沿岸的西沙窝，昔日曾是水草茂盛、宜耕宜牧的地方，正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吸引当年的统治者在这里修筑城池，一度繁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河西归汉后，曾在这里设置了武威县和宣威县。这两县分别坐落于今西沙窝的北部和南部。

武威县就设在连城。在连城北部9公里，即西沙窝古绿洲北端，还有一座长宽各约百米，高约8.5米的汉代城障烽燧遗址，人们称它为三角城。我小时跟随大人进山砍柴拾粪，偶尔看到破碎砖瓦混杂在驼粪牛便之中，我梦寐以求的是交上一个好运——能碰见老人讲的三角城的金骆驼。金骆驼从没见过，而见到的却是在草丛中飞速奔跑的蜥蜴，要不就是狂风沙浪。

不知何时失守的三角城，正在被今天我的同辈收复。三角城林场正是在这座古城遗址上崛起的。

沿矗立在风沙线上的绿色长城南行，越过另一座正方形的古城遗址，是汉代平泽亭，有人考证为晏然亭。再往南行，就到汉代设立的另一县城——宜威县遗址，它也正被治沙科研队伍收复。



在风沙袭击下的荒墟的古城遗址

沿风沙线继续往南行，随处可见被风沙埋没而又被今天收复的城池古堡。明代所建的青松堡、南乐堡、沙山堡，这三堡地处风沙前沿，到了清代中期就被黄沙埋没。据《河西志》记载：民勤县头坝地区原有南乐堡、青松堡、沙山堡等20多个村子，2300多户人家，20000多亩土地，在解放前的200多年中土地全被黄沙埋没，只剩下薛百沟、小东沟、化音沟3个村子、340多户、3000多亩土地了。薛百沟的百户人家解放时只剩3户了。正是在这样的地方，出现全国第一批造林模范薛万祥这样的人物；正是在这里建起了甘肃第一个治沙综合试验站。今日的沙生植物园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友人，其中就有不少文人墨客。著名诗人闻捷，他在沙乡民勤深入生活期间，来到南乐堡，写下《南乐堡》一诗，发出内心的感叹：

我们爬上一座高高的沙岭，
向导叹息地说这儿就是南乐镇；
当我们看见流沙中露出的寨墙垛儿，
我们的心怎么也不能平静……

你可曾想过就在二百年前，
这流沙的下面有一座繁华的市镇？
红布酒帘招来着过往的客商，
马嘶、狗叫，混合着悦耳的驼铃；

这儿的居民该是多么朴实勤恳，
经营着金色的土地、五彩的果木林；
妻子的欢笑，孩子的歌声，
又织成了多少个温暖的家庭！

但是腾格里的风沙年年向南侵袭，
满清王朝又比那风沙更凶更狠；
于是流沙逐渐淹没了市镇的喧嚣，
覆盖了孩子的眼睛、妻子的心。

南乐镇呵！繁华的南乐镇！
你的居民只是锁起流沙压斜的窗门。
悲痛地唱者“天下都是民勤人……”
含着泪水逃到天涯海角去求生。

二百年后我们又走上这座沙岭，
怎么能仅仅凭吊你那历史上的悲痛？
往西看，你头枕合黎山，
往东看，你尾摆乌鞘岭。

每当我眺望你的两侧，
又被这奇异的景色所吸引。
你的背面黄沙滚滚，
你的南面绿树隐隐。

我站在柴湾上不禁发问：
我们伟大而又聪明的祖先啊！
由于得到一个什么启示，
在这里播下一道灌木籽种？

在那遥远的什么朝代，
得到那么微笑的雨水的滋润。
在这风沙统治的大地上，
出现了你及早的雏形？

多少年风沙想吞没你，
你又怎样和风沙持久的斗争；
因为我们是毛泽东的青年远征军，
我们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

我们大声呼喊又奔走着，
把花红的标杆立在最高的沙峰，
然后用手旗卷着茫茫的黄沙，
测绘这流沙而复杂的地形。

我们，一支青年的远征军，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重建南乐镇！
我们已在图纸上绘出林带的线路，
远处，大路上正行进着植树大军……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酿成的沙患给风沙线上人民的生计带来无穷的灾难，而这一祸患又反过来形成土地开发的逆反过程，使绿洲可利用的土地资源丧失，人们的灾难复现。清乾隆《镇番县志》：“今飞沙流走，沃壤忽成丘墟，未经淤压本遮蔽耕之，陆续现地者节茨耕之，一经沙过，土脉生冷，培粪数年方熟”。据清乾隆《武威县志》记载：奉文缓征水冲沙民地747顷81.32亩，即约7.4万余亩。家乡到了清末民初竟发展到了“五谷枯槁，岁不丰登”的地步。

明代，西沙窝一带即今民勤县坝区绿洲（石养河下游绿洲南部）获得进一步开垦，至明代万历年间，武威、镇番（民勤）两地面积已达120余万亩。清代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开垦范围远较明代大，开辟耕地25万亩。人口亦有增加，清咸丰8年（1858年）仅镇番县人口已有19万之多。绿洲破坏、耕地减少与人口增加形成尖锐矛盾。无论是过垦过牧，过度樵柴，还是水资源的过度利用，都与人口的激增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相关联。清道光《镇番县志》中记载：“我朝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户口较昔日已增十倍，土地

仅增二倍耳”。由此发出了以二倍之田何以养十倍之民的感叹，1919年纂《镇番县志》：“民日众而土不产，以三倍之地养五倍之人，人与地两相比比例超过之数已有二倍，以二倍之人耕田无田，垦地五地……有可耕之人而无可耕地，其病源已昭然可见，为司牧者若不设法开耕，急谋生聚，广积储以足食……”

新开垦之日，就是沙流归来之时，沙漠化的危害接踵而至。

2

追溯漫长的历史，地处河西走廊的风沙线，从开疆戎边到养畜放牧，进而屯田农耕，无不伴随着风沙之痛，遭遇着干旱之苦。

翻开汉代戎边官兵留在史书的记载，他们同放下牧鞭的农夫，与迁徙而来的移民，清除渠中的淤沙……

植被的破坏，最早起于游牧；

森林的不幸遭遇，源于无情的战火；

烧荒开垦，是历史遗留给后人最落后的耕种方式，一直延续到至今。

无情的风沙成了河西最主要的自然大敌。

随着大片土地转移到地、牧主的手中，政敌与风沙之敌结盟，进一步加剧荒漠化的发展。为保城护地，统治者们想了很多骗人之术，使百姓吃尽苦头，最终还是以失败而退逃。

再看看镇番卫设置以来有关流沙的记载——

“明洪武时因元小河滩空城修葺为卫，周围三里五分。成化之年（1465年）……筑西北二面三余里，……后非杀拥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筑西北以堵飞沙”可见沙害之烈。都御史杨博《奏请添筑西关疏》曰：“乃今风沙壅积，几与城埒，万一猾虏突至，因沙乘城，岂惟凉、永坐撤藩篱，实甘肃全镇安危所系。……今右恭政张玺欲镇番添筑关箱，一则消除沙害，一则增置重险。”至明万历四年（1576年）又将卫城全部用砖包砌，并“建城楼三、角落四、逻铺十九、月城三、池深一丈五尺、阔三丈，门俱有桥。”使卫城得以进一步加修增固，到了清康熙元年（1662年）因飞沙壅塞，又“重建西门”。然而，这些加固只能是奏效一时，不能防患于长久，风沙的吹扬并未因此而停息。至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前，由于流沙的壅积以至于军民搬沙，月无虚日，劳而无功。且沙以掀翻，易于漫溢，故罢其役。到了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镇番卫城已是“各楼皆圯，池平桥坏，砌砖剥落，存看仅二三，女墙欹缺，水洞亦淤”；其“西北则风拥黄沙，交於雉堞……”惟逻铺粗有形迹耳。至清道光年间，更是楼圯砖落，沙漠孤城，一任风雨飘摇，星霜剥蚀。清咸丰二年（1852年），环顾周围，西北则飞沙壅堞，东南则腐土委尘，残垣断堞，径窦豁开。除西域及东北隅计有数十丈均被沙淤尚存城

墙外，余皆坍平，车马往来，直成通衢。同治四年（1865年），陕生回变，……十二月二十七日，回军“蜂拥城下，以新筑培楼之墉，御千百”回军，“加以沙磧枕籍，高与城齐，一时人情汹惧，呼号待毙。……”陕西回军攻城的第二年，“城郭不全，……人们荷扉架，堵绝防守。……又虑风沙无垠，高于城齐，控冠阶以登，乃用众力碾沙城下，沙分而城见，百墙皆新，人有固志，而孤城皆获保全矣。”清同治五年（1866年），“因移沙患，辟置一门，专为车马转运交通便利起见，平时紧闭不开。”清光绪三年（1877年），“并将北城东边大沙磧长约一十六弓，西南角小沙磧长约十余弓，派车控运”。到了清宣统年间，“沙患尤为可虑，迩来东西北三面壅塞之势过于曩昔，且高于城堞，不蒂恒河之数，行者便登若大路，然将徒步城以避沙，则处处飞来，迁地弗良。将刷沙以完城，则大工大役费无所出”。可见自明成化以来，石羊河下游绿洲开垦不久，沙患即随之而至。进入清代以后随着进一步开发的进行，沙患有加无已，愈演愈烈，以至于为保守城池不得不投入众多的人力物力搬运积沙，甚至终年累月，移沙不止。



在风沙袭击下荒废的古城遗址

长城沿线及引灌渠道遭受沙害的记载亦屡见不鲜。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总督佛保题《筹边第一疏》：“镇番沙磧卤湿，沿边墙垣随筑随倾，难以修葺。今西北边疆已属沙淤，不能恃为险阻，惟有瞭望兵力而已。……至于东南边墙，沙淤渺无形迹，其旧址犹存者止土脊耳。”

清道光《镇番县志》引《旧水利图说曰，镇邑行水的畅塞因“沙坝有无沙患不一，无沙沟道水可捷行，不失时刻，沙沟渠中多淤塞，通风旋挑旋覆，水至亦细，故不能照牌得水之多有。”》在建国前的100多年中，仅民勤县被风沙埋压的村庄就有6000多个，农田26万亩。

3

我们沿着黑河岸走去。

在河西走廊中部，这条从祁连山流出的黑河干流全长821公里，是全国第二大内陆水系，孕育了张掖的大片绿洲，下游延伸至阿拉善高原腹地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额济纳旗曾归甘肃酒泉地区管辖时，我曾在那里目睹了沙漠化情景。骑骆驼在沙原上行进，到了古居延城一带，时而碰上芦苇飘荡的

海子，时而走近胡杨林。

残存在茫茫沙海中的古城遗址，吸引了我的目光。历史上一度辉煌的居延城，今天给人的仍有一种悲壮之美，或是苍凉之感。我们追寻居延城、“乌兰德勒布井城”、温特根博日格城，亚布赖城、绿城、小方城、破城子、大方城、黑城等多座古城遗址。当日三角洲，是多么的繁荣，今天水泽绿洲，都难找到了。那些芦苇荡恐怕就是居延泽的唯一幸存者；歪倒在干河床的老沙枣树，似乎也面临着干渴的危机，在风沙中呻吟。

汉武帝驱走匈奴，开拓河西之初，就在弱水下游古绿洲设置居延县，隶张掖郡。内地兵民迁徙这里，屯田戍边，还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军防系统。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使徐自为出五原塞”、“筑城障列亭”的同时，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即修筑了环卫整个黑河下游绿洲垦区的南、西、北三条烽火燧塞垣，今遗迹犹存。在这一带，古代耕地、渠道和居民点的遗迹历历在目。在汉简中虽有“地热多沙”的记载，说明有风沙活动，但并未形成大规模分布的沙漠化土地，垦区的农业仍有发展。东汉以后到北魏300年间，居延地区的农牧业生产仍未中断，在公元6世纪有“土地沃衍，大宜耕殖……且永为重戍，镇防西北”的记载，反映出当时还未出现沙漠化景观。



黑水国遗址

各个朝代，特别是元末明初，利用黑河为天然屏障，频繁战争，破坏了水利设施，使灌溉水源断绝，居延黑城垦区遭到破坏，造成绿洲的沙漠化。再加上大量开发，长城以南、嘉峪关以内的河西地区、中游大量引流、影响黑河下游地域水源，从而使绿洲变为荒漠。

气候变暖，中上游的超量用水，导致下游缺水，绿洲水源得不到有效的供给，逐渐沦为荒漠；而被百姓称之为“恶虎”的流沙，向有水的地方逼近，黑河支流注入居延一带形成的洼地，即古居延泽。在其县城东北，天长日久，终成流沙地。如今，只能目睹其堆在干河床上的沙堆，湖岸堤上倾斜古柳、胡杨残体，便是被破坏了的植被形式的残迹，是绿洲失守中的牺牲品。据考证，历史上最大水域面积在800平方公里，如今被新月形沙丘链所代替。

瓜州县被人称为“世界风库”。我在50年代当记者时，就跑遍了“风库”的

许多地方，拜读过一些古书，追寻过它的辉煌而悲壮的历史。从唐代至今的1200多年间，境内就有大大小小的37座城池被风沙埋压变成了废墟，县城搬迁了近40次。时过40年，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同县林业局的郭书记，又走访正在整治的东沙窝，穿越封闭多年的红柳林，走进了变成绿色点染的锁阳城遗址。

河西大漠两宝多，一是古井多，二是古城多。在“风库”中也一样，有南岔大坑古城、半个城、旱湖脑城、肖家地城等等，锁阳城为众多古城中的佼佼者，那里有很多优美传说，更有不少有价值的文物。20世纪50年代在那一带采访时顺便搜集了几个传说故事，引发了我登古城的极大兴趣。当时处在高度封闭中，很少有人去荒凉的古城，再加春天风大，显得更是荒凉，有一种阴森惧怕之感。尽管在这样的氛围中登城，但还挖到一些陶片、碎砖瓦。这次登古城遗址，是在开放之时，

县旅游局及林管站的同志同住在城边上，门前堆着几捆红柳。在郭书记的追查下他们才如实说明了用意，是为搭凉棚所用。如今的古城遗址，除城墙外，全部被灌木林所占领。在导游小姐的带领下，从林间小道向古城墙墩走去，我仍寻求古物、锁阳，但失算了，只是在烽火墩的一个黑洞中捡到一块扁平光滑的小石块，中间有一个方眼儿。郭书记说，凡来过古城的人都不会空手而去，这话不灵了，你倒运气好。登上土城楼高处一看，这座古城的轮廓依稀可辨，内城外城，即官民分居之处，瞭望台、烽火墩、防御设施、安全撤退的走道，均为后人留下凭吊的遗迹。我放眼远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无垠的绿色波涛，看不见裸露的黄土，更不见了沙丘。这是瓜州人民收复失地的见证，我低声自语：



风沙线上湖水荡漾

“黄沙哪儿去了？”老郭说，它披上绿装了，导游小姐说，它被绿林军降服了。是的，收复失地，风库变成粮库了，也变成“银库”（瓜州大面积种植棉花，农民把绽开的雪白的棉桃，称为白花花的银子），尽管今天登城没有像首次游城时捡到红白陶片、铁箭头物，也没挖到传说救过唐官兵命的锁阳，可从古城城墩上看到了“世界风库”的绿色希



正在恢复的植被

望，看到了沙产业的曙光。

历代频繁的战爭，破坏水利设施，逼迫流经锁阳城的河流改道，水断源绝，绿洲失去命脉的滋润；唐代中期以后，这一带沦入吐蕃奴隶主集团的控制，重牧轻农，大面积农田弃耕，加剧干旱农田沙漠化的进程……

如今，政通人和，又有开明的政策，对荒漠化防治，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又看到发展沙产业的广阔前景，变风害为风利，携来天火惠人间，把过去长期视为不利条件变为有利条件，使“风库”发生了巨变，变沙进人退为人进沙退……

4

风沙不仅吞没了许多古城，埋压了大片良田，毁坏了房屋财产，而且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更是难以估量的。它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从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沙区群众长期处在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沙漠”之中。

身单力薄的农民，就像沙原之上的独树一帜，难以抵御风沙的侵袭，尽管力求守住家园，但到头来不少农户还是落得家破人亡。

朝为庄园夕为沙，不知何处是我家。无地可耕，无家可归，只好背井离乡。

爹死了娘嫁了。二亩土地沙压了，留下我讨饭了。

西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

向后看尽沙海，向前看鬼门关。

风沙路漫漫，哭声永不断。

何时熬到头，何日闯出鬼门关。

这是百姓离乡背井的一个缩影。留下来苦苦挣扎的人们，把黄沙视为黄龙。“沙是黄龙，越治越穷”。有些地方修神庙，供黄神，求神保佑；有些地方造降龙塔，梦想镇住黄龙；有些地方的百姓一看天变，就赶到边墙（长城）烧纸钱，请长城发善心，以保护农田。

漫长岁月抹不去被沙压的古城留给一代又一代人们心灵上的神秘印象。那些神奇古怪的各种传说，无不给人伤痕累累的百姓心灵撒上盐粒碱沫。

在科学不发达、不普及的年代，不仅普通百姓把长城看成是黄龙，就连统治阶级也对“黄龙”惧怕万分。真是：

朝为庄园夕为沙，不知何处是我家。

走进历史交汇处，始见沙路血泪花。

艰难探索路漫漫

1

人与自然本身是应该和平相处的，也应该做到和谐相处。但有时人们却违背了这个规律，美丽的绿洲遭到了人为的破坏，再加气候的变化，水草枯萎。黄沙泛起，开始侵袭庄园，人们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统治者弃城而走，平民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与风沙较量。

这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沙区人们用血汗书写下与风沙斗争的诗篇，这是一部悲壮的诗篇。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长河中，苦苦探索的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成就。

这个历程，沙区百姓用这样四句话给予高度概括：

沙是黄龙，逼人逃走；

沙是黄龙，越治越穷；

沙是黄龙，不治不成；

沙是黄龙，非治不成。

这既形象又生动地描绘出人与风沙较量的历程，字字句句从实践而来，字字句句无不是血汗的结晶；字字句句无不折射出智慧的光芒。

我用自己多次采访积累的素材略加注释：

——“沙是黄龙，逼人逃走”的写照。在沙乡民勤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年的三角城一带美丽如画，绿草成茵，有鸳鸯池、胡杨林。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形状特殊的城——三角城。皇上知道了有这块风水宝地，把它作为行宫，来这里寻欢作乐。下轿一看果然不凡，他骑马到草原上狩猎，不料在碧水荡漾的鸳鸯湖边，发现一对男女在湖边吹笛取乐，他一眼就瞅准那位美丽如花的牧马女，要娶她为妾。牧哥一看不妙，就拉情妹骑上枣红马钻进了远方的胡杨林。皇上带人骑马紧追不舍，追到胡杨林中，人马受阻，看不见牧马男女的影子，一气之下，放火点燃胡杨林，熊熊烈火烧红了半边天，这时又刮起大风，风火向皇上一行扑去，吞没了他们的生命，大火烧了九九八十一天，无边无际的胡杨林、绿草如茵的牧场，变成了灰烬，连鸳鸯池也烧干了。唯有

三角城没伤着，因为风火直扑西北的城角从两边而去，只是在大火熄灭之后的一场刮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黄风黑浪才把这座城埋压了。

这个故事流传了多长时间不知，但在现今仍流传很广。说是这黄龙就是被烧成灰烬的皇上的化身，皇上是真龙天子，黄沙也就成了身着黄袍马褂的黄龙。但是势单力薄的平民百姓岂能抵御巨大的风沙侵袭。眼看当官的都弃城而走，况且是普通百姓。于是就有了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说法：黄沙是皇上变的，沙丘是太岁的头，人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鸡不和狗斗，人不和沙斗……久而久之，得出的结论是：“沙是黄龙，逼人逃走”。

正是这个结论，禁锢了沙区一些群众的思想，束缚了百姓的手脚。

束手无策，但又不甘心被黄沙吞没，只好背井离乡，一路逃走，一路凄歌。

外逃的结果，就有了“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的说法。

河西人把新疆称为“口外”。临近新疆的敦煌，有很多嘉峪关内的地名，新疆就有了以民勤人为主的沙湾等县。

在沙逼人退中，历史上繁华的南乐镇，被流沙彻底埋没了。丢下6000多个被沙压的村庄，26万多亩农田中堆起来了沙丘。

被称为“世界风库”的安西县，风沙逼迫百姓从37座城中逃走。在这些年的治沙斗争中，历史上有名的锁阳城深遭流沙和战争之苦而废弃。在红柳丛中露出伤痕垒垒的容颜，被流沙埋没的农田水渠也隐隐现出它的原形……

这就是“沙是黄龙，逼人逃走”的写照。

——“沙是黄龙，越治越穷”的素描。不治而逃的毕竟是少数，越治越穷的则是多数。漫长的封建社会是天下乌鸦一般黑，逃走的结果是走投无路，只好横下一条心治理风沙，誓保农田。他们起沙出田，将起出农田的黄沙，用泥埋压，但是“黄龙”是压不死、压不服的，反复较量的结果是“沙是黄龙，越压越穷。”

地主大户霸占大量农田，且是大多不受风沙灾害的良田，而把风沙最前沿的“风沙地”租给农民耕种，势单力薄的农民难以承受治沙之压力，付出的多，得到的少，越治越穷，恶性循环，到头来落的个：

沙丘压薄田，流沙埋庄园，小麦种三遍，难收一二斗。

单干的农民，难以对付强大的恶风沙浪；联合行动，往往脚来手不来；扬沙出田，以邻为祸，造成相互搏斗。

各扬地头沙，你扬我受压；人比沙可恨，越斗越受穷。

独家独户，各自为政，难以形成治服流沙的气候。扬沙出田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泥土埋压沙田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独家独户，小打小闹，难以压住强大的地头黄风。

聪明而有远见的农民，也想到“生物”治沙，但是难活的是独树，难以改